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的”的性质与功能

The Properties and Functions of *De*

完权 著



商务印书馆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的”的性质与功能

The Properties and Functions of *De*

完 权 著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的”的性质与功能/完权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0-11739-5

I. ①的… II. ①完…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274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的”的性质与功能

完权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739-5

2016年3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 36.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完权同志曾经是一名有经验的中学语文教师，他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到我这儿从事博士生的研究，初次交谈中发现他对认知语言学的新进展“入场理论”有很深入的了解也很感兴趣（见本书第一章和附录对这一理论的介绍），当我把我对“鸟之将死”中“之”的看法跟他交流时，他很快领会并且跟“入场理论”联系起来，于是有了我们合作的一篇文章《也谈“之字结构”和“之”字的功能》。后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以“的”以及“的”和“之”的比较做主题。他是那种只需给他一个提示就能主动地运转起来并且运转得很好的人。

这本书虽然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但是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不少章节重新改写，这是因为在这期间他的研究工作又让他取得了不少新的认识。大致的轨迹是从“参照体—目标”这个初级认识阶段进入“认知入场”的认识阶段，现在又进入“社会认知和在线处理”这个新的认识阶段。研究的对象也从短语中的“的”扩展到句末的“的”，从句子扩展到语篇。

完权对“的”的研究过程跟我近年来在“词类类型学”内对汉语词类系统（特别是名词和动词的关系）的重新探讨是同步进行的，互相都从对方获得启发，并产生观点共鸣的喜悦。这种共鸣特别体现在本书的最后两章。

作为现代汉语最常用的虚词，“的”的性质的认定无疑关系到对汉语语法整个格局的认识。作者究竟对“的”的多种用法做出一个怎样的统一定性，就请读者自己通过阅读来找答案。希望这本书能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推进和语法理论的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沈家煊

2014年5月13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从参照体结构到认知入场.....	7
1.1 “参照体—目标”结构式	7
1.2 入场	9
1.3 直指的主观性和入场元素的语法属性.....	11
1.4 主观识解.....	12
1.5 类型和实例.....	14
1.6 名词短语入场.....	16
1.7 小句入场.....	18
1.8 认知入场的个性.....	20
第二章 “的”的认知入场作用	22
2.1 区别与描写之争.....	22
2.2 走出术语的迷局.....	26
2.3 “的”的认知入场作用.....	31
2.4 答疑区别与描写之争.....	34
2.5 名词语的认知入场和各类定语的关系.....	37
2.6 小结.....	39
第三章 从“复合词连续统”看“的”的隐现	40
3.1 问题.....	40
3.2 继承.....	41
3.3 复合名词的在线整合.....	47
3.4 复合名词连续统.....	51
3.5 应用.....	54
3.6 小结.....	57

第四章	语篇中的“参照体—目标”结构式	59
4.1	材料与问题	59
4.2	定中关系是“参照体—目标”关系	61
4.3	“的”在“参照体—目标”结构式中提高指别度	62
4.4	“参照体—目标”关系链	67
4.5	余论与小结	70
第五章	指示词定语漂移的篇章认知因素	71
5.1	问题	71
5.2	语篇	73
5.3	认知入场中的当前话语空间	74
5.4	分析	76
5.5	不是例外	81
5.6	小结	83
第六章	事态句中的“的”	84
6.1	事态句不是什么	84
6.2	事态句是什么	90
6.3	“的”的功能	95
6.4	结论	101
第七章	从“词类功能专门化”看“的”和实词的关系	102
7.1	问题	102
7.2	跨语言的词类划分标准	103
7.3	“的”和形容词的关系	106
7.4	“的”和方式副词的关系	109
7.5	余论:“的”的分合	113
第八章	作为后置介词的“的”	114
8.1	中心语问题的症结	114
8.2	“的”和-'s 的差异	120
8.3	“的”和 of 的共性	122
8.4	语类理论新进展	127
8.5	“的”满足中心语的语义要求	129
8.6	后置介词方案	133
第九章	从“的”到“之”	137
9.1	诸说检讨	137
9.2	“之”和“之”字结构的性质	143

9.3 “之”的作用:提高“指别度”.....	145
9.4 对文本做仔细的分析	148
9.5 余论:再谈可及度	154
结语	158
参考文献	161
附录:“入场”的认知科学背景	178
后记	187

绪 论

一、难题

“的”有什么样的性质和功能？

这是汉语语法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朱德熙(1961等)和沈家煊(1995等)所做的研究,从“的”入手,往往能触及汉语语法体系的灵魂。但是,关于“的”的争论历时几十年,研究越深却问题越多。争议相对较少的说法是,“的”是结构助词。但这几乎没有什么信息量。因为助词(particle)是一个前理论的术语,难以确定词类属性的词都只好暂且归入助词^①。就算认可助词在当前词类系统中的地位,这个“结构”又是什么“结构”呢?使用到“的”的结构种类太多了。况且,“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词,都还是有争议的(刘丹青 2008b)。

即使抛开“的”的词类地位不谈,以语法标记(marker)这个用功能命名就事论事的笼统说法来看,“的”的名头也有很多:名词化(nominalising)标记,领格(genitive)标记,关系小句(relative)标记,副词化(adverbialising)标记,关联性(associative)标记,复杂状态结构(complex stative construction, 方式或存在)标记(Ljungqvist 2007)。而且,以上这个列表还远非面面俱到,名目实在是纷繁复杂。

那么,“的”到底有什么样的性质和功能？

^① 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1933:199)认为汉语是典型的词类少的语言。他把汉语的虚词都叫作 particles,这个术语在他的体系中完全等同于语法标记(marker,高明凯翻译为“标词”),作用是标示短语的类型。而克里斯特尔(2000:258)给 particle 下的定义是:“语法描写用来指具有语法功能的不变形词项,特别指那些不容易归入词类标准分类的词。”另请参看吕叔湘(1979:38)和邓思颖(2010:39)。

提出这个问题很简单,寥寥数字而已,可是要条分缕析的^①说清楚却实属不易。几十年来,“的”的研究成果极丰富,但争论也极多,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的”的分与合,怎么分(朱德熙 1961,1993)?怎么合(黄国营 1982;陆丙甫 1992;袁毓林 2003a)?能否统一为一个“的”(石毓智 2000;徐阳春等 2005)?有没有“的₁”(方光焘 1962;朱德熙 1993)?

第二,“的”字定语的基本功能是区别(石毓智 2000,2002)还是描写(Lu 1999;陆丙甫 2003)?

第三,“的”的隐现取决于称谓性(陈琼瓚 1955),还是距离象似原则(张敏 1998),还是距离一标记对应律(陆丙甫 2004),还是内涵与外延(刘丹青 2008a),还是功能槽位(王远杰 2008a,2008b)?

第四,关于“的”字短语的中心语问题,以《当代语言学》为主要论坛的大讨论持续了数年,却依然不断有新论面世(司富珍 2004;周国光 2007;李艳惠 2008)。与此相关的是,“的”是不是名词化标记(项梦冰 1994;袁毓林 1995;沈家煊 2007a,2009a)?

第五,自指和转指的关系如何(朱德熙 1983;古川裕 1989;项梦冰 1994;袁毓林 1995,2003a;李立成 1999;沈家煊 1999c)?

第六,“的”在事态句“V的O”和“VO的”中是时体助词吗?句尾“的”的作用又如何?“的”算不算语气词(方光焘 1962;宋玉柱 1981;马学良等 1982;李讷等 1998;杉村博文 1999;木村英树 2003;袁毓林 2003a)?

第七,伪定语和准定语问题(黄国营 1981;吕叔湘 1984b;沈家煊 2007b;黄正德 2010;邓思颖 2009,2010)。

争论看似纷繁复杂,但其实核心就是“的”的性质与功能。抓住这个要点,通盘考虑全部现象,而不受困于细枝末节,就能给出系统解答。能做到这一点的有朱德熙、沈家煊、陆丙甫、袁毓林等诸家。

① 本书实践吕叔湘、朱德熙二先生一贯主张“的”、“地”合用的原则,理由如下:结构助词“de”的汉字写法本无规范。1956年制定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颇具印欧语眼光的传统语法体系原则的基础上,主张“的”、“地”、“得”分用(张志公等 1956),其后借教学和编辑之力渐渐推广开来。但是,在吕叔湘先生的指导下,1984年替代“暂拟系统”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转而主张“的”、“地”合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1984)。吕叔湘(1984)对此原则有过论述:“定语和状语的区别决定于被修饰词的词性,不决定于‘的’和‘地’。”“如果一概写‘的’,那么遇到这个词的词性有争论(难于区分定语或状语)的时候,尽可让语法学者们争论下去,不至于给一般写文章的人造成困难。”朱德熙在《语法讲义》凡例中也申明“本书不区分‘的’和‘地’,一律写‘的’”。而且,根据认知语言学概括性(沈家煊 1999b,2005)的原则,尤其是汉语动词是名词的一个词类的包含模式(沈家煊 2007a)所做出的推论“汉语的状态语是‘动态定语’”(沈家煊 2014)，“的”、“地”也以合用为宜。

二、思路

和朱德熙(1961)把“的”一分为三的思路不同的是,我们在承认“的”有内部差异^①的基础上更加看重它们的共性。这一思路实际上滥觞于吕叔湘(1942:1.62节)。吕先生指出,“聪明的孩子”、“轻轻的话”和“我认识的孩子”中的“的”“在口语中只是同一个 de”,因为“声音相同,作用相同,应该认为一个字”。时隔多年,黄国营(1982)和陆丙甫(1992)尝试合并“的₁”和“的₂”的探讨。其后,石毓智(2000)提出“的”的基本功能是从“一个认知域中确立出成员”,并试图囊括句尾“的”的用法。袁毓林(1995,2003a)尝试以名词化功能来统一“的”的语法意义。木村英树(2003)提出“的”字句中“的”的语义功能是对行为动作加以区分性限制。陆丙甫(2003)提出“的”的基本功能是语义平面的描写性。徐阳春等(2005)则侧重于各种“的”字的语用功能的一致性,称之为“逆向凸显”。这些研究的目标都是要找到一个统一的“的”。并且实际上,朱德熙先生的遗作(朱德熙 1993)已经在思考“的₂”和“的₃”的合并了。

综合和分析并重,是认知语言学一贯的主张(沈家煊 2005)。在探索一个统一的“的”的本质方面,值得继承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沈家煊(1995)发现“的”可以使得无界概念变成有界概念。沈家煊(1999c)使用了语法转喻的模式来解释“的”字转指的相关问题,认为“的”有把认知框架中的关系凸现出来的功能。沈家煊等(2000)运用了“参照体—目标”结构式解释了“N 的 V”结构的问题,而 Langacker(1993)已经论证了“参照体—目标”能力是转喻的基础。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对长期的认知模式投入了足够的重视(如张敏 1996,1998),并且也开始了对特定语境的研究(如沈家煊 1999c),所取得的成果堪称从概念认知路径解决“的”字诸问题的典范。

秉承认知与功能学派的基本理念,本文继承以往从概念认知角度所得的经典研究成果。不同的是,本文将更加注重即时语言加工过程中和语境相关的社会认知因素,即认知的在线性和社会性。近几年,认知语言学迎来了从个体认知到社会认知的转向(social turn),认为在言语互动交际的运用过程中,语法逐渐浮现出来。在社会认知的视野中考察“的”的性质与功能可以突破以往偏重孤立句法结构或静态概念结构的理论框架的束缚。

Croft(2009)阐释了从个体概念认知路径走向社会认知路径需要遵从的四个主要原则:

① 在句法平面上存在三种不同语法性质的“的”自有其价值。

第一,从一般认知能力到一般社会认知能力。心智中的语法结构和过程不仅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实例,更是人类一般社会认知能力的实例,包括联合行为(joint action)、联合注意(joint attention)、人际协作(coordination)、社会规约(convention)等方面。

第二,从符号三角^①到社会符号三角。不仅认为因为意义是符号性的,所以意义是语法的精髓;而且认为语法包含一个由形式、意义和对意义进行规约的言语社区的社会符号三角。

第三,从百科意义到共享意义,即不能仅仅认为意义是以普遍的百科知识为基础的,更准确的说法是,意义的基础是会话双方所共享的所有知识和经验。

第四,从作为识解的意义到为交际而进行的识解(construal for communication),即不仅认为意义关涉概念化(识解),而且重在从以言语交际为目的的识解的角度去认识意义。

以上四个原则的核心要义就是,语言的功能是充当在社会互动交际中规约性的协作工具。

Tomasello(2008:327)通过研究灵长类(包括人类)的有意合作沟通的个体演化与群体演化发现:人类的各种沟通方式,包括语言,都是在合作互助活动的背景下演化出来;只有在本身就带有意义的合作活动中,语言惯例才可能得以存在。简而言之,没有交际,便没有语言。所以,如果要研究语言,却不将交际双方的各种影响因素纳入考察范围,只能是管中窥豹,以偏概全。

语言研究离不开社会认知与有意合作,这一理念表现在具体的语法研究手段上,就是以用法为基础(usage-based, Bybee 2006),注重运用语篇语料分析社会认知因素,比如认知入场(grounding, Langacker 2008)、语境因素、联合注意、共享知识(shared knowledge)、交际识解、交互主观性、语言的在线产生等方面。

要从社会认知路径解决“的”的问题,必须重视语篇材料^②。其主要原

① 符号学家 Peirce 认为一个有效符号的基本成分包括代表项(representament)、指涉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者合一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符号化过程。语义学家 Ogden 和 Richards 则从语言是一种符号的认识出发,提出语义三角理论,认为符号、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

② 使用的语料库主要有: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国家语委平衡语料库,传媒语言语料库,台湾“中研院”平衡语料库,英国利兹大学在线汉语语料库,由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补充而来的 CoCo 语料库,朱冠明博士特别提供的朱氏语料库,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光明网全文检索(包括《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摘报》、《信息化周刊》、《生活时报》、《博览群书》、《书摘》等书刊 1998 年起所有在线内容),另外也使用了由百度、谷歌搜索得来的网页材料。网页上得来的语料往往芜杂不纯,不过本书所选的例句一般都征询过合格性。

因,不只是理论上的诉求,也是着眼于语言事实——“的”不仅作用于词汇层面,更作用于篇章层面。“的”的既有研究成果对篇章材料的利用并不是很多,一方面是因为词汇和句内层面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必须要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而现在,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关于前者,可资利用的成果已有很多;关于后者,认知语法中新近从参照体—目标结构的相关研究发展而来的认知入场理论正是适用于语篇和语境分析的理论工具。我们的研究将引入这个理论,考虑认知入场的过程以及注意力在其中的作用,重视对即时语言处理过程的在线认知分析,区分言者和听者不同的认知过程,对“的”的性质和功能做出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值得说明的是,本书对汉语事实的观察,是以汉语词类包含模式(沈家煊 2007a, 2009a, 2009b, 2010a, 2010b, 2011a, 2011b, 2012a, 2012b, 2012c, 2012d, 2012e, 2013)为立足点。该理论主张,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不是像印欧语那样是两个分立的类,而是名词包含动词,也就是说,汉语的动词其实都具有名词的本性,它是名词这个大类里面的一个特殊次类。由此来看以往习见的语言事实,就可以取得一些新的观点。比如,“这本书的出版”和“这本书的内容”,“鸟之将死”和“鸟之双翼”都可以看作本质上一致的结构,那么以往所谓各种“的”和各种“之”其实都具有一个统一的功能,而不必管这个所指对象是事物还是事件。

总的来说,本课题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只要是适用的方法都可拿来,并无拘泥。因此,研究所涉及的理论工具包括认知语法、功能语法、篇章语法、语用学,也包括类型学甚至形式句法的某些方法。不过,“的”字结构是参照体—目标结构式,这是我们所有理论推导的出发点。而本书的主旨是,从这个观点出发,针对不同的论题,选取相应的研究方法,尝试在尽量通盘考虑的视角上考察这些问题,系统回答“的”字研究中的种种问题。

三、解题

本书各章的内容和整体的逻辑结构如下:

第一章比较全面的介绍认知语法的参照体—目标结构式理论和入场理论。不过,本章仅意在提供理论框架,而二者在“的”字问题上的具体应用则主要留待后文各章,以免于理论与事实脱节。

第二章探讨关于名词短语中的“的”的区别与描写之争。从认知入场的概念出发,提出一个统一“的”的区别性与描写性的解释。第三章讨论的范围超出短语,联系到词和短语所处的句子,从概念整合的在线性的角度分析“的”的隐现动因。第四章和第五章更进一步,使用参照体—目标关系链和

认知入场的当前话语空间这两种即时语言分析模式,考察篇章中“的”的隐现和位置问题。这四章都是在现代汉语“的”的典型使用环境——名词短语中,探讨“的”的性质和功能,讨论的范围由短语逐渐扩大到篇章。

第六章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把思路扩大到“事态句”中的“的”,即前人所说的“时体标记”或“语气词”的“的”上,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的”的共性。第七章从类型学的角度谈“的”的词类定位问题。第八章尝试把从功能认知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应用到生成语法的体系中,探索“的”带来的“中心语问题”,确定名词语^①中“的”的词类性质。此三章试图探索各种“的”的功能统一性。

第九章研究“之字结构”中“之”的性质和功能,意在从“的”和“之”的对比中拓展前文的讨论,并进一步阐释参照体—目标结构式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可及度”。

最后是结论与展望。

附录是介绍“入场”概念赖以存在的认知科学哲学大背景。

主体各章初稿都曾作为单篇发表过,编入本书后为了整体协调均做了一定程度的增删修订。

^① 本文采纳刘丹青(2008a)的术语用法:“在不强调词和短语之别时,名词性短语简称‘名词语’或NP”。

第一章 从参照体结构到认知入场^①

1.1 “参照体—目标”结构式

“参照体”和“目标”最初是一对日常生活中的概念。通过“参照体”的帮助而到达某个“目标”，是人们常用的认知策略。比如告诉某人去某个他不认识的地方：

(1)同时小声把吴胖子的地址告诉她，让去吴胖子家。“就在这院里，拐个弯儿见垃圾站一直往下扎。”(王朔《玩儿的就是心跳》)

在这个例子里，言者让听者去“吴胖子家”，而听者并不认识。怎么办呢？要帮助听者顺利到达这个“目标”，就可以借用“垃圾站”这个容易发现的“参照体”。在这个指引地址的认知活动中，“参照体”和“目标”都处于同一个地域范围“这院里”。“垃圾站”在“这院里”比较好找，并且和“吴胖子家”有密切联系(一直往下扎)，因此适合充当帮助识别目标的参照体。这个地理路径的传达可以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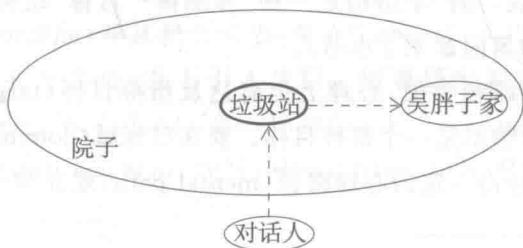


图 1-1 地理路径中的参照体和目标

①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以《入场理论：认知语法的新进展》为题发表于《外国语》2009 年第 6 期。

这种认知策略极为常见,再普通不过了,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如果抬头仰望星空,看到北斗七星,从形象中比较长而显著的勺柄末端的摇光开始,经过开阳、玉衡、天权、天玑、天璇,直到勺子口的天枢,实际上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参照体和目标,这北斗七星就是认知域。如果再以整个北斗七星为参照体,顺着勺口从天璇到天枢的方向大约五倍距离,就找到了北极星。这时的认知域扩大到整个天顶。如果不是抬眼远望,而是闭目冥想,那么这种物理上的空间就转化为心理空间,一颗星一颗星依然有其认知的范域和距离。

背诵字母表时,每一个字母都会唤起我们对下一个字母的注意,然而我们一般不会意识到这些字母其实就是参照体——不过是背诵字母而已。但是,如果要求你不按字母表的顺序把这26个字母每个一次且不重复的说一遍,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看来,离开参照体的帮助去找寻目标真是太不容易了,哪怕仅仅是26个字母!

大象无形。这种认知策略极为基础而重要,已经深入到人类认知机制的低层中,成为一种意象图式(image schema, Johnson 1987; Lakoff 1987)。它对于人类认知和语言的重要性如同容器—内容,来源—路径—目标,部分—整体,中心—外围等图式一样(Langacker 1993)。

参照体—目标图式还可以用于介绍人物:

(2)“你认识机械系的王平吗?就是跟你先生一届的那个上海人?”
(白帆《那方方的博士帽》)

言者想知道听者是否认识言谈的目标“王平”,就借助听者的“先生”这个和“王平”有联系的参照体。这样一个借助“参照体”达及“目标”的认知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是采用了“的”字结构“跟你先生一届的那个上海人”。因可以说,“的”字结构是一种“参照体—目标”结构式^①(参看第三章3.5.3小节和第四章4.2小节)。

跟指示地理路径类似,心理上也有达及指称目标(target)的路径。我们想要指称的事物就是一个指称目标。要在目标域(dominion)中确认一个目标,也就是要经由一定的心理路径(mental path)建立与一个目标的心理

^① Langacker(1993)的术语是参照点结构(reference point construction)和目标(target), Talmy(2000)的术语是参照体(reference object)和目标(target),沈家煊等(2000)的术语是“参照体—目标”构式。这三套术语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我们采用汉语学界习见的后者,只是为区别于构式语法的术语“构式”而增一字称“结构式”,也表明这个术语既适用于认知结构也适用于语言结构。

联系,我们往往同样也要借助于一个参照体(reference point, Langacker 1993)。这个心理过程可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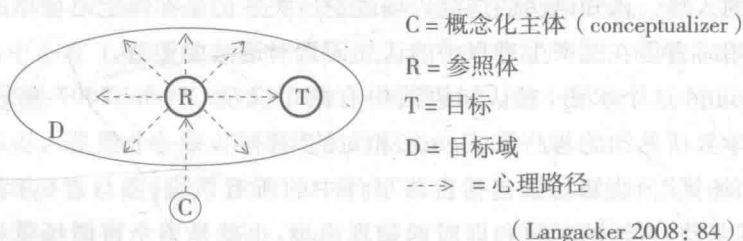


图 1-2 心理路径中的参照体和目标

参照体起到引导注意力到达目标上的作用,因而参照体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显著性,表现为相对于目标而言,具有较高的信息度、凸显度和可及度(沈家煊等 2000)。并且,参照体和目标需要在同一个认知域中有密切联系。好比在例(1)中,言者不能以院子外面的大楼为参照体。二者的心理路径也不能太遥远,过远就无法达及。二者心理路径的远近也可以使用可及度来表达(参看第九章 9.5 小节)。

当听说双方的注意力都聚焦到同一个目标上的时候,就形成了联合注意(joint attention),参与构成言语沟通的共同场景(common ground),交际目的便可以达成(Tomasello 2008: 78)。因此“参照体—目标”结构式促进言语交际顺利进行的作用巨大。

从听说双方的言语交际着眼,抓住联合注意的达成和言语场景的共同构建这两个关键,认知语法发展出了一整套认知入场理论。

1.2 入场

入场^①(grounding)及其相关术语,早在 Langacker(1987, 1991a)中就广泛使用,但散布于多处,并不引人注目。随着研究的进展(Langacker 1991a: ch. 12, 1999: ch. 7, 2002a, 2002b, 2008: ch. 9),Langacker 和其他学者(Brisard 2002; Östman *et al.* 2005; Mortelmans 2006)把它发展成在认知

① 木村英树(2008)把 grounding 翻译成“接地”。该术语在认知科学的其他分支如人工智能和科技哲学中也是一个新兴的重要概念(参看附录),国内也有译为“接地”的。但该译名系模仿物理学(电学)中的翻译法,并不能反映认知科学中该术语的实质。考虑到当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书改译为“入场”。这是采纳业师沈家煊先生的意见,特此致谢!另有学者译作“情境植入”(牛保义 2013)。